

书信世界里的 赵清阁与老舍

傅光明 著

復旦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书信世界里的赵清阁与老舍/傅光明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3
ISBN 978-7-309-08472-6

I. 书… II. 傅… III. 书信集-中国-当代 IV. I26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96483 号

书信世界里的赵清阁与老舍

傅光明 著

责任编辑/史元明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上海华教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4.75 字数 121 千

2012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08472-6/I · 641

定价:1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见证一个美丽而凄凉的灵魂

——序《书信世界里的赵清阁与老舍》

陈思和

傅光明先生的新著《书信世界里的赵清阁与老舍》是一部奇书。我说它“奇”，倒也不是指它内容有什么特别，而是指它的书写形式。最初，它是一份学术采访——一个正在撰写《老舍传》的著作者向另一位童年时代与老舍（舒公公）和赵清阁（赵姨）有过交往、后来又一度成为赵清阁忘年交的美国作家（韩秀）请教有关传记的细节。一个虚心请教，一个坦率相告，如此而已。这两位通信人都是文字工作者，他们的交流是用书信（电子邮件）的形式进行的，而这些书信又不似一般的电子邮件简短而直接，两人在书信里交流的内容逐步深入，远远超出了学术采访的内容，发展成为对人生、历史、社会、文学等方面广泛而有趣的交流，真挚、坦率、友谊，竟建构起了这个纸上的“书信世界”。

再发展下去，书信变成了目前的散文叙事：傅光明成为这部书的叙事人，他给韩秀的书信内容经过他的叙述，转换为散文叙事；而韩秀——那位会说一口京腔的美国作家，她给傅光明的信件经过收信人的精心编辑整理，成为散文叙事中的一个特殊文本。

这就是我们正在翻阅的这部“奇书”——从学术采访到书信再到目前的叙事形式，文体所发生的变化同时也蕴含了内涵的变化：关于赵清阁与老舍的故事，在书信里已经变得不很重要。

这本书让人感动的地方在于：就在我们生活的周围，从2009年底到2011年初这一年多一点点的时间里，它见证了一种普通人之间能够坦诚相见、互相信任、惺惺相惜进而发展起来的感人的忘年友谊。傅光明和韩秀，至今还没有见过一次面，仅仅是为了讨论老舍传记里的一个细节而建立起来的信任和友谊，在今天到处流行着为争夺利益而分分合合、斤斤计较，不择手段的利用、欺骗、攻击、背叛、造谣、匿名信以及人际的冷漠和隔阂等等恶俗风气下，这部散文叙事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真诚交流的故事，愈加显得珍贵和清爽。读了这部书稿，我第一个感受就仿佛在清晨步出户外，深深呼吸了一口清新的空气，听到了第一声欢乐的鸟鸣，看到了沉沉天云外一道微微的金色晨曦。

这两位通信者并非生活在君子国或者温柔乡，他们在各自生活中都遇到难以言说的困境。韩秀两岁时从美国到中国接受中文教育，一直到中学毕业，上山下乡运动时到山西农村插队落户，“文革”浩劫中又亡命新疆，一个外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吃尽苦头，直到“文革”结束后回到美国，后来又随着外交官的丈夫游走于世界各地，也包括在1980年代重返北京，与居住在上海的赵清阁重新续上童年时代的情缘。在她的中国经验里肯定有许多不愉快的记忆。而傅光明先生虽然小韩秀近二十岁，生活在比较幸运的“太平犬”时代，但是他的发展似乎也不是世俗眼睛里的“很顺”，尤其在2008年他从复旦做完博士后研究报告出站以后，可能是原先有些期待落了空，腹中自有块垒，这在他给韩秀的信中也略有倾吐。但是他们都没有因为有不愉快的经验而影响了世界观——我指的是对于这个世界上的人与事的真诚信任。韩秀的经验成就了她的创作，而傅光明先生在某些方面的失落，可能会转换成另外一些方面的精神财富，这也未必不是好事。

我们现在处于一个丧失了基本做人道德规范的世道里，所有

的人伦关系似乎都可以转换为物质利益进行等价交换，所以，能在致命而炫目的权欲、物欲以及各种感官享乐的诱惑面前，要坚持知识分子的人文理想及其内在操守变得非常困难。我试着想，假如傅光明先生少年得志，名利双修，整天作为一个名流这里开会演讲，那里宴席招待，满耳都是阿谀赞词，到处都是重酬邀约，顺顺利利，也许会享受到一些人生精彩的荣耀，但是这样的话，他绝不会有时间安心下来写一部《老舍传》，就是写了，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为查阅一个细节而远隔重洋反复写信求教，更不会有时间在上班、写作、家务之余，静静地坐在电脑前与一个不相识的异国友人倾吐各种各样的人生的感受。谁都说这是一个快餐时代，手机短信可以取代一切，但是表述感情的形式改变了，人类复杂而丰富的感情世界就会变得单调而粗陋，会慢慢失去品嚼、体会、倾吐和表达内心感受的能力，如果一个民族对感情的表达仅限于电视娱乐搞笑节目或者宴席上闹酒的水平，那是一种多么可悲的现状。所以我答应为傅光明先生这部书稿写序，看重的是光明先生这种化委屈为淡定、化块垒为清流的人生态度，而这种内心转化过程中，异国的韩秀的温馨关爱和侠义支持，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这部散文叙事所讲述的老舍与赵清阁之间的感情故事，本来就不是秘密，只是同代人出于对当事人的尊重不愿意去谈论。记得近二十年前，诗人牛汉正主编《新文学史料》，一次他来上海看望我恩师贾植芳先生，我在场陪着两个老人聊天，牛汉先生曾经说起过老舍准备在新加坡买房接赵清阁出去团聚的事情，牛汉说当时老舍给赵清阁的有些信件是通过文协梅林转的，所以梅林都了解其中曲折。我当时年轻，觉得这一代知识分子有些不可理解，既然两人相爱，老舍也主动提出了移居海外的方案，而且连梅林都知道这个方案，可见也不是什么秘密，但为什么赵清阁不能接受，反要督促老舍回国呢？他们都不是左翼作家，也没有承担什么必须留在国内的义务，老舍的朋友如林语堂等都在国外，老舍本人无顾忌，反倒是赵清阁犹豫了。这个谜团，直到这次在书稿

中读了赵清阁的散文《落叶无限愁》，才有了一点点理解赵清阁的性格。从这个角度看，韩秀回忆中外婆对老舍的指责，其实是有误解的。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这件事竟然会成为后来老舍被迫害致死的原因之一。我在为傅光明先生的另一本著作《老舍之死口述实录》写的序里曾经含蓄地提出过这一点，老舍在“文革”发生前不久对巴金说自己是个“正派”人，隐含了当时有人诬陷他“不正派”的威胁，但这样的威胁肯定不是来自家庭的倒戈，因为家庭矛盾不可能影响到社会层面，只有当这样的“威胁”在社会层面上损害了好面子的老舍的声望，才可能使他感到严重性和真正的沮丧。在一个大的残酷时代里，个人的某些行为可能会直接导致周围人的命运改变，但是真正的原因仍然在社会大环境，甚至连这些个人行为本身，也是这个残酷时代的产物。要不，40年代的导火线怎么会在60年代才爆发？如果不认识到这一点，仅仅把注意力放在个人的行为作用，那反倒会转移了对时代责任和真正元凶的追究。

我不想对赵、舒之恋做什么评论，只能说，在今天这样一个不尊重个人隐私、只会炒作揭秘之类的文化环境，对人类丰富而复杂的感情既缺乏同情理解、更不可能用审美态度去接受的恶俗社会里，对待这样的事情，出于对当事人的尊重，最好还是沉默相守，因为两个人的情事只有两个当事人自己最清楚，好与不好，应该与不应该，都由他们自己来决定，旁人无从评说，更何况我们都属于后来者，与当时的时代、环境、条件都发生了大变化，我们根本就无权评论这些历史现象。当然，从人的感情世界的进化历程而言，可能真正的变化并不大，所以我们还是可以理解前人的感情世界。那么，就让我们用美好的心灵去接近他们，从历史人物的感情世界中，获取我们自己所需要的精神营养吧。

还有一点体会，本书附录赵清阁晚年与韩秀的通信，以及最后两人还是以隔阂而沉默相待，活生生地揭示出赵清阁这一代老知识分子晚年的现实处境、精神追求以及风骨所在，她们通信的

这一段时期，正是我的学术成长时期，我接触过不少老知识分子在大劫以后，壮心不已，执笔奋起的精神状态，但是随着时代风气和社会风气的变化，真正能够在晚年获得社会承认并且走红的老人（后来有一个名词来形容他们：文化老人）并不多，大多数还是在寂寞中默默奉献，了此一生。我的忘年交老人、翻译家毕修勺晚年曾经守着一大堆无法出版的译稿，只说了八个字：只知耕耘，不问收获。而赵清阁晚年不断写作，力求开拓，希望海外出版她的著作，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可贵的精神追求。她晚年几次与病魔顽疾作生死搏斗，最后一封给韩秀的信里说：“我去年因患肾功能不全病住院八月之久，一度严重，经治疗，病情稳定，今年春出院，在家疗养。虽不见大好，总算还能起坐，又给你写信了。不过岁逾八旬，也衰老不堪了，写作已停，视力、体力不济，写信也很维艰！为让你知道我还活着，勉强书此短笺。以后可能联系少了！”读之让人动容。

“为让你知道我还活着”，这是老人最后对这个世界的遗言。她没有失望，傅光明先生的这本散文叙事就是一个“活着”的证明，同时赵清阁为文坛所奉献的许多剧本、小说、诗歌本身，仍然会继续“活”下去，见证一个美丽而凄凉的灵魂的传奇。

2011年6月26日于鱼焦了斋

目 录

见证一个美丽而凄凉的灵魂

——序《书信世界里的赵清阁与老舍》…………… 陈思和 1

1. 韩秀与那并不遥远的“太平湖畔的孤影” ……………	3
2. 韩秀记忆里的清阁姨与舒公公 ……………	5
3. 晨昏一炷香，遥祭三十年 ……………	9
4. 难言之巨痛，一死可了之 ……………	11
5. 无法还原的历史真实 ……………	14
6. 一种别样的真实 ……………	17
7. 忘年逢知己，岁月遥相忆 ……………	20
8. 一种逃家男人的况味 ……………	23
9. Love and Peace (“爱与和平”，也可理解为“爱与宁静”) ……	25
10. 2009 岁末感言：祝福善良的人们健康平安 ……………	28
11. 那是一份怎样的美好与凄婉 ……………	30
12. 此恨沧海事，绵绵无绝期 ……………	33
13. 老舍生日那天，我收到韩秀寄来的清阁先生的信 ……………	35
14. 写信就是在写历史 ……………	37

续篇

15. 韩秀：一个写信的人 ……………	43
16. 韩秀：一个偏心的人 ……………	45
17. 感受真正的人间大爱 ……………	48
18. 结婚，相守，如履薄冰 ……………	51
19. 两个人道主义者 ……………	53

20. 韩秀：常常看到舒先生的微笑	57
21. 2010年6月20日，一个特别的日子	59
22. 两个足球迷	61
23. 放生命去旅行	63
24. 文化该是充满了温暖与亲切	67
25. 文学人最重要的素质是悲悯	69
26. “古韵”里的“墨色疏朗”	71
27. 真正感动人的，就是一些简单、真诚、温暖的东西	74
28. 2010岁末感言：我见世间人	77

附 录

1. 赵清阁致韩秀信（八通）	韩秀谨识 83
2. 赵清阁信（四通）	韩秀谨识 97
3. 落叶无限愁	赵清阁 106
4. 《落叶》小析	赵清阁 113
5. 《富贵浮云》修订后记	赵清阁 116
6. 赵清阁与《红楼梦》的未了缘	傅光明 119
7. 老舍致赵清阁信（四通）	老舍 125
8. 痖弦先生致韩秀信（2010年3月4日）	129
9. 想起老舍	董桥 130
10. 纽约圣若望大学石文珊教授致韩秀信（2010年10月11日）	133
11. 墨色疏朗	韩秀 135

后记	138
----------	-----

书信世界里的赵清阁与老舍

1. 韩秀与那并不遥远的“太平湖畔的孤影”

这篇文章缘起于我与韩秀的通信。

韩秀这个名字即便在国内文学圈里，知道的人也不一定多。倒是有些学者有所了解，并称其为“奇女子”。韩秀，是她1983年在台北发表第一篇文章时开始使用的中文名。她的英文姓名且为西方人所认识的是Teresa Buczacki。她1946年9月19日出生于美国纽约市，就是人们时常说到的那个叫曼哈顿的地方，父亲是位祖籍荷兰的美国人。

韩秀两岁时来到中国，她在中国期间曾使用的中文名字是赵韞慧。在北京东城米市大街小学读书，1958年被保送北京女十二中学（即从前的贝满女中），1961年又被保送进北大附中。1964年获优良奖章毕业，却因“家庭成分问题”不得升学，上山下乡，插队在山西省曲沃县林城公社，在林城大队落户。1967年转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三师四十八团五连，直到1976年返回北京。1978年元月回到美国，随后即任教于美国国务院外交学院，担任中文讲师并参与编写、制作中文教材。这个教材内容丰富、实用，至今仍为美国、加拿大、瑞典等国家政府，也包括布朗、耶鲁等十所著名美国大学所使用。1980年代初，兼职约翰·霍普金斯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文与中国文学。1982年与美国外交官Jeffrey Buczacki结婚，开始中文创作。用她的话来说，“嫁给外交官，生活环境虽然动荡不定，但不必为五斗米操劳了，一是有了时间，二是视野开阔，三是出版顺利，这便是我写作的好条件，算是促成我创作的三要素”。

作为外交官夫人，韩秀得以随其夫婿先后驻节北京美国大使馆、纽约联合国美国使团、台湾高雄美国在台协会高雄分处、雅典美国大使馆等地，参加当地各种文学活动。1990年代初，加入海外华文女作家协会，为永久会员，同时加入世界华文作家协会，曾两度（四年）担任华府作家协会会长。

1983年6月14日、15日、16日，署名韩秀的一篇纪念老舍先生的散文《太平湖畔的孤影》在台北《联合报》副刊连续刊出，她也自此开始了与《联合报》及台北各大副刊的长期合作。



媒体最喜欢用的韩秀标准照

韩秀堪称一位经历过沧桑坎坷、勤奋笔耕、四海为家的作家，且是文坛不可多得的多面手，小说、散文、传记、评论，样样当行，曾为台湾和美国报刊撰写过二十多个专栏。

韩秀的代表作有以其个人经历“折射”中国特殊岁月时代故事的长篇小说《折射》、《团扇》，小说集《生命

之歌》，文学散记《重叠的足迹》、《与书同在》、《风景》、《雪落哈德逊河》、《寻回失落的美感》，传记《俄罗斯的大橡树——小说天才屠格涅夫》、《暴风中的孤帆——列夫·托尔斯泰》、《科西嘉战神——拿破仑》等。其中《折射》、《生命之歌》中的部分文字被译成英文。

韩秀做人作文均力求完美，真诚、简约、节制是其文不变的风格。她的人生和文学理念是：“人在世上走一遭，最起码应当对得起自己，创作是一种方式。没有童年的书写者，通常都会对真善美展开无尽的追求，创作本身正是这种追求。”“永远只听从内心的呼唤，从来不受任何文艺理论的束缚。”

台湾诗人侯吉谅评价韩秀时用了这样一个令我意外的形容词“活得强悍”，还说，“认识她的好处之一，是重新感受人的善良与

热诚，而就是这样的人格特质，才会产生她那样的文学风格”。

关于海外的华文文学书写，韩秀有源自心底的感念，那就是：

“优秀的文学作品无一不是认真书写的结果。于许多写手而言，将内心的呼喊或是心绪的低回倾注于文字是一种必要。甚而，是写手存活的部分意义，或全部意义。当写手生活在一个可以自由思考、可以自由写作、可以自由发表与出版的环境中的时候，书写对写手的要求基本上只是勤奋而已。”

“海外华文文学的书写者正是生活在这样一种环境里，而生活环境中的其他语文应当正好是丰富与滋养了母语，社会生活中不断出现的各种思潮应当正好是激发了写手的思考，使得华文书写充满了无数的可能性。”

“至于母语本身的持续丰富与纯净，依靠的便是巨量的阅读。数量与质量并重，持之以恒，自然在书写中萌生效果。”

“海外华文文学的书写者各自为战，聚少离多，相互鼓励与支持更显珍贵。然则，响彻云霄的孤寂却是海外华文写手生活的常态。在这样的生活常态中，保持昂扬的热情，拥抱人生，书写用以滋养人类心灵的文字，便是对人间世的贡献。”



老舍赠给赵清阁的照片(1947年在美国)

2. 韩秀记忆里的清阁姨与舒公公

幸运的是，我竟能承蒙王培元先生的介绍引荐，得以亲领她的“强悍”、“善良”与“热诚”。我想，应是心底共同的“善良”

昔日的太平湖真的带着老舍之死的记忆永远消失了吗？



和“热诚”，使我们忘年的推诚相与超越了时空。然而，令我这须眉汗颜的是，我生命的坚韧还远够不上她这巾帼的“强悍”。

2009年11月4日，我给韩秀发出了第一封电子邮件，告诉她我正在写作长篇传记《老舍：他这一辈子》（这个书名，也是培元兄的点子）。事实上，我在许多年前，就听说过韩秀这个名字，听说她对老舍的晚年岁月多有了解，对老舍与赵清阁的交往有独家的资料并富有洞见，只是一直没读到过相关的文字，包括上面提到的那篇《太平湖畔的孤影》。

在我从1993年开始从事“老舍之死”口述史实录采访之后，一直都想联系到她。不想，在时隔16年之后，当复旦大学出版社新版的《老舍之死口述实录》面世后，我们开始了通信。

在我第一封主题为“问候并讨教”的邮件里，开头儿自然少不了客套寒暄，然后啰啰唆唆地自我介绍，最后是真诚希望得到她的不吝支持与赐教。

她没有收到我这封电子信。

一个多月过去了。

2009年12月9日，我再次发出了主题为“求教”的邮件，继

续的寒暄客气之后，便直接提出了几个问题：您是什么时候认识老舍及其家人的？您所知道和了解的老舍与家人的感情、关系是怎样的？对老舍在1966年8月23日于北京市文联挨斗挨打回家后的情形是否有所了解？对老舍投湖后家里的情形是否了解？如何看待和评价作家老舍和他的死？

令我喜出望外的是，次日即收到了回复。韩秀在信中写道：

1948年9月，在我剛滿兩歲的時候，自美國來到中國，在上海接船的兩個人是我的外婆謝慧中與她的遠房侄女趙清閣。這就使得多年來，我必然地站在清閣姨一邊。

從我記事的時候起，我的生活中就有“舒公公”這樣一個人，他來我家，外婆客氣地稱呼他舒先生，有大事發生的時候則直接叫他舒慶春。比方說1959年，上海的電影制片廠逼迫清閣姨寫一部歌頌三面紅旗的劇本，不寫就要停工資。停工資，清閣姨只能餓死。這封來自上海的信，是我送到舒家，



老舍贈給趙清閣
的照片（1938年
在武漢）